

竹山堂詩補  
竹山堂文贖

全一冊



竹山堂文贻  
竹山堂诗补

一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印行

定价：四元

竹山堂文牘

邵章署



丙子三月  
歲可堂雕

竹山堂文牘目錄

李泌陸贄論

于謙論

奎光閣記

左疑序

代偉如兄作

續修支譜序

代辛之兄作

沈葦汀幽湖百詠序

雨公語錄序

代沈旭初作

保嬰類編序

鮑叔衡後知不足齋叢書序

代季父作

个一室三月  
吳菡青敦壽廬全集序

張家正詩集序

沈意文詩序

陳景謨制藝試帖序

代大人作

左疑跋

蘇慈墓志銘攷

顧蟾仲先生畫幀跋

書越世家後

書通鑑綱目明嘉靖八年下刑部郎中魏應召獄後

陸節母潘太夫人傳

朱孝女傳

弟祖楨事略

介蠶傳



朱子文公

朱子文公

朱子文公

朱子文公

朱子文公

朱子文公

朱子文公

朱子文公

朱子文公

朱子文公

2

竹山堂文牋

吳縣潘祖同譜琴

李泌陸贄論

非忠之難忠而見用之爲難惜乎泌處見用之地而未盡其忠贄  
有盡忠之心而未竟其用也泌在位而崔圓輩嫉之贄在位而裴  
延齡輩摘之賢人立朝羣小側目自古皆然無足怪者方德宗在  
艱阻中贄頗蒙優禮及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賴陽城等論救僅  
得免誅後雖復用讒謗輒隨顧其拳拳之意未嘗一日忘君也其  
所論諫數十百篇見用者才十一耳貞觀之不復職是故歟泌之  
受知非贄比也靈武卽位遣特召草表而後言聽計從出則陪輿

入則同榻當是時雖有百崔圓輩烏得而閒之哉乃香案恩隆衡山意遠脫費當其遇應不若是史氏謂泌左道亂政則責之太過范陽之謀黃臺之亂獻替雖尠厥善不沒嗟乎泌之迹近于張良贄之學粹于賈誼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吾于宣公無閒言矣

于謙論

士生古人後出一言以臧否古人其言雖未足以增損古人而以惑後人則有餘此人心學術之大患也雪苑侯氏冰叔魏氏賡虞谷氏亦韓陳氏皆以文章學問爲世推許今觀其文卽其所論于謙事有未能盡得其正者特辯之以概其餘古大臣以身許國禍患所不計嫌怨所不辭吾盡吾忠而已矣吾盡吾忠之所當爲者

而已矣國無君則亂立景泰則敵無所挾持而可以返上皇此大臣所當爲者或曰何不立見深而使郕王輔之曰郕王非周公比也設以皇叔之尊而亦燕主所爲是立之而反以殺之也更何以靖外患哉正統旣以任信閣豎失國其返也帝能避位則帝之美德不能避位亦何必強其君以再造之天下復拱手而奉之亡國之君乎至謂謙宜勸帝辭至於數四而後受之是卽當日千戶龔遂榮之淺見也是逆意其必不得請而徒博夫揖讓之名也爲大臣者顧教其君以行詐乎夫隆禮厚倫之詔特空言以飾觀聽景泰於手足之間謙豈未窺其隱者彼迎上皇亦豈帝意哉徒以謙一言耳則知易儲之舉羣臣爭之不得謙爭之無不得者然宋穆

之立兄子非因諸大夫之諫也帝無易儲意則可否則己子之弗  
得立徒以太子在故使他日無解于易儲而返陷太子于德昭之  
地非此一諫繳之乎前之不立見深與後之不諫易儲皆大臣弭  
患無形之微意也帝之於謙徒以其有立己功而尊寵之非能洞  
鑒其忠也其後聞鐘鼓聲不能無疑於謙由此觀之卽當日無奪  
門之事而謙以芒刺在背之勢處羣小交嫉之地亦未必終免於  
禍要之皆非謙所顧避也迨至韃靼入寇帝憂形于色恭順侯吳  
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默然蓋其不死振手者非  
謙之幸而國之幸也其卒死亨等手者則國之不幸而非謙之不  
幸也謙誠貫金石義炳日星其孤忠亮節有非常人所能企亦非

常人所能識者佔畢之士欲快一時之論不顧其理之是非亦思  
古人所處爲何如境所行爲何如事所存爲何如心乎韓子之論  
文曰其家醇也然後肆矣數子之文吾惜其肆而未醇也

奎光閣記

奎光閣者我偉如大兄歸田後所建也兄自開府以來歷有年所  
前以年逾七旬乞解印綬疊蒙溫諭慰留未敢引退茲因乞假省  
墓復申前請荷天子曲體暫許懸車爰於近舍拓地數弓建小閣  
焉以爲棲息之所閣前銀杏兩株挺然高聳百年外物也其西牖  
正對橫山卽俗所謂七子山者爽氣浮來遙青可挹因憶東坡題  
張氏壽樂堂詩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

竹山堂文集  
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此數語寄意深矣余性疏懶又苦多病  
每以不克時相過從爲恨偶至其居出穀核對酌談數十年舊事  
悲喜交集酒半顧謂余曰吾宦橐蕭然久別無以爲贈能製一聯  
爲斯閣生色當酬以普洱大龍團二時余亦醺然微醉輒卽目前  
佳景試擬十四字聯質之兄兄不嫌其拙遂書以疥其壁而爲之  
記光緒辛卯六月八日始交初伏是歲也兄年七十六余年六十  
三聯曰好山竟日招邀滿老樹經年閱歷深

左疑序

代偉如兄作

歸安吳玉屏先生字昌之別號小匏嘉慶甲子舉于鄉戊辰進士  
歷知直隸各州縣所至有政聲子官昌平時諸父老猶稱道弗衰

蓋醇儒而循吏也縣志稱其博覽多通工詩古文罷官後寄居直隸以著作自娛于左氏用力尤深列之文苑傳中是書凡數易稿未及刊行而先生遽歿兵燹後遺編散佚沈辛楣丈劬學嗜古得其遺稿爲補輯連綴得成完帙乃剞劂麤就而辛丈亦卒後遂無顧而問者兩先生用力之勤一旦盡歸湮沒豈不重可惜哉今從手民得其底本屬歲可二弟重加校訂爲刷印若干部俾得傳播海內庶不負先生研索之志與辛丈蒐輯之功云爾是爲序

續修支譜序

代辛之兄作

自來家譜之興修與家祠相維繫所以序宗派聯族屬理相因也吾宗松鱗莊祠之建吾父與叔父補之公經始於道光壬辰閱六



年告成於丁酉因而纂輯支譜蒐攷遺佚經十七寒暑咸豐甲寅始刊成書成六年庚申板燬又十年同治己巳重刊成之殫卅載之心承三世之志攷覈精密紀載謹嚴蓋創始之難若是已天下事創者難爲功因者易爲力況夫譜系之書賢宗望族皆有成編似續本乎天經繼述期於世守自有不易之體例非徒一人一家之私言也光緒甲申吾父命設立莊正莊副謹承莊事觀保仰承高祖五世之宗實爲義莊莊正之始惟勤惟慎四載於茲上距己巳將二十年遠溯丁酉且五十年謹按規條增修譜系事本乎因成規可守創者爲其難因者乃爲其易矣然易視乎因而輕率將事致有疏誤或藉口於因而苟且沿襲漫無釐訂何以副吾父慎

益加慎之意族兄鍾瑞曾爲本房支總數典不忘網羅散佚前譜  
已與有功族兄雲鳳爲本支支總遇事端謹其子志樾參考精詳  
維時莊副介繁服官湘楚子志萬代之共襄其事遺者補之歧者  
一之閒有譌訛則稟明而斟酌之大都秉乎禮經稽諸會典因而  
增纂因而修注兩兄兩姪相與有成是則觀保之幸因人成事而  
益歎我祖宗留貽之厚啟佑之宏焉尤願繼此以往循二十年一  
修之規毋數毋疏必誠必敬人才輩出勿替引之也夫因睦合族  
禮也親親之殺禮所生也支譜以主政公爲始者自貢湖公而上  
推三世上治祖禰尊尊也禮之宜也禮有之曰天之生物必因其  
材而篤焉孟子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因之時義大矣

哉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是固人人所當共勉而觀保所竊自勉者也修譜告成例得綴言因以爲序

沈葦汀幽湖百詠序

秀水沈東瑜先生諱廷瑞別字東畚葦汀先生之曾祖也少孤力學性至孝友廉隅自飭又工詩善奕精句股學旋因家貧不能自給遂棄儒業賈以康熙壬辰生卒年七十又六著有靜趣軒詩一卷又嘗哀輯所居濮川遺聞佚事爲一書題曰東畚雜記蓋秀州自宋以來未有志乘淳熙中間人氏始剏爲之關氏續修未竟至元中徐氏碩踵闕本續成之頗稱詳贍足爲一鄉文獻之助顧碩生於元碩後柳鄒諸志或疏略不備或傳聞失實趙氏圖經不無

可取而儒者羞稱是書於濮之風土人情典章文物蒐羅賅洽綜核精審其有裨史乘不在樊榭山人東城雜記之下葦汀先生復卽其書摺摭爲絕句百餘首一篇之中或專舉一事或連綴數事標新領異網羅舊聞萃說部之菁英擷詞家之腴潤旁徵遠引鉅細不捐實風化所維繫豈徒矜藻采者所能企及哉抑余更有說焉昔阮閱有郴江百詠曾極有金陵百詠許尙有華亭百詠張堯同有嘉禾百詠彼郡邑旣廣故篇什易富先生祇就濮川一隅之地之事作爲咏歌若是之夥非僅爲山川生色也紹累葉之清芬待流傳於後嗣意在斯乎讀其詩者固不得與董嗣杲之西湖百詠釋大善之西溪百詠同類而觀矣喆嗣北山中翰余諒友也曩

竹山堂  
官京師日嘗奉先生遺像一冊屬題冊爲春風載道圖上有先生拈花小影先生並自題其後余鄭重斯冊恐失墜急捉筆題二絕句還之當時未有存藁越數年有父執於座上爲先少宰公誦之公歸而道及未能盡記也逮余奉諱旋里乃從中翰所復見前作回憶疇昔益深隱痛中翰博學謙挹和而不同前舉孝廉方正未赴獨往來吳下以教授弟子爲太夫人甘旨奉其志弗可及其樂亦大可羨已茲出先生遺編見示將以付刊問序於余余旣欽中翰之善承家學又自幸末學之得以拓心胷而廣聞見也因綴數語卷端用志服膺並述其翰墨之緣與夫今昔之感云

雨公語錄序

代沈旭初作

近代釋氏之書大抵皆高談玄理崇尚虛無襲取宏明集以下諸書之語自謂闡發宗旨吾無取焉楞伽經云演說真實義知三乘妙諦固非空言寂滅者所能窺測兩師振錫靈鷲廿載有餘兵燹後用大智力恢整禪宇淨業宏功既臻圓滿遂退居隆慶以爲棲神養真之所前歲丙戌年已七十和光六道同塵萬類殆佛門所謂真實身權應身者歟師座右懸一聯云生辰後我佛四日出丙見老人一星吾友潘譜琴所書贈也余每至其處輒爲誦東坡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句蕭然有世外想焉其平時所示說偈率能明心見性確然自道所得信非庸俗縉流所可同年語矣爰因其弟子之請而爲之序

保嬰類編序

自巫方氏作顛顛經而小兒方行焉逮于晉宋江左蘇氏齊之徐王愈能相傳有驗而後踵武厥科者不止一家矣至宋神宗時有太醫丞錢仲陽氏貫陰陽于一理合色脈于萬全其門人閻孝忠記其典要緝成直訣一書而幼穉之色脈症治無遺漏矣古諺有云寧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寧醫十婦人莫醫一小兒蓋幼科若是其難故古人慎之又慎也古人謂小兒爲芽兒言如草木之始萌最宜加意調護細心培植故其書命名曰保嬰曰全幼者誠不欲以峻攻耳茲編擇幼科諸方中之極穩當而無敝及舊傳各偏方之極簡便者有效者分門別類彙爲若干卷以備審用非敢謂

世無良醫實恐窮鄉僻壤延請不易又無力者不能家置幼科各書或致一時棘手貽誤不少故不憚廣爲搜羅精爲選擇集貲刊布冀于保赤之道稍有所裨補云

鮑叔衡後知不足齋叢書序

代季父作

我朝聖聖相承緝熙典學乾隆年間高宗純皇帝特開四庫詔中外蒐訪遺書歛諸生鮑廷博命子士恭進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得邀古今圖書集成之賜內唐闕史一書曾經奎藻題詠嗣後其家刊刻知不足齋叢書卽取以弁首尋賜士恭舉人亦可爲博聞好事之家矣嘉慶癸酉浙江撫臣以續刊進復賜廷博舉人又於內廷建知不足齋仁廟賦詩以樂其成注云齋額沿杭城鮑氏藏



書室名於是知不足齋名滿天下賞延再世綸綍褒嘉斯誠儒生  
稽古之榮亦仰見聖主右文之治焉鮑君叔衡舊亦歛產世居常  
熟代有聞人景企前徽博采旁搜竭數十載之力積書百餘種或  
原編重輯或影本摹刊或得自舊傳或成於時彥網羅薈萃必蘄  
有裨於實學並附以有韻之文將陸續輯爲後知不足齋叢書四  
編而先以二十五種彙爲初集壽諸棗梨自漢唐以迄於今著述  
美備其沾句後人豈淺尠哉歲甲申余以公至滬上叔衡急齋其  
甫經刊成之經學數種見示乞爲弁言受而讀之知其校勘精審  
有非近時鉛槧家所能及者雖尙未窺全豹固已樂觀厥成夫兵  
燹而後采葑之難更百倍於昔非誠求而篤好曷能有此盛舉余

既嘉叔衡克紹箕裘尤深幸斯文之不墮也遂欣然從其請若以  
儼鮎琦先生之序馬氏叢書也則吾豈敢

吳菡青救壽廬全集序

昔先大夫官京師與同縣吳清如丈交最稔余弱冠時亦得親其  
言論丰采恆欽敬焉越四十餘年穎芝太史以同館來謁旋出示  
尊甫菡青先生救壽廬全集屬爲校字觀集後所載行狀知先生  
實於清丈爲從孫清丈著撰甚夥自儀宋堂集外別有文集二十  
餘卷今已散佚學者惜之太史鑒此奉其先人遺著兢兢焉惟恐  
失墜將壽諸棗梨以信今而傳後洵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又隨安  
居集一卷蕩舫集三卷則其從叔祖來士先生洎先生哲嗣蓮莖

廣文之遺藁將併爲刊行其肫摯爲弗可及已先生行誼學問與夫詩詞駢散文之各擅其勝已詳從父西圃先生及諸君序跋題辭內無俟贅言太史甫膺上第卽拳拳以表彰先澤爲急務從此奉庭訓作官箴本家脩爲廷獻賡歌颺拜勲業爛然讀是集者益以徵積厚流光其淵源爲有自也豈不懿歟

張家正詩集序

余髫齡嘗侍先大父淀園賜邸嘗見有楚南孝廉張某以小門生束來謁者丰采秀飭執禮綦恭余方手漁洋山人所選唐人詩一冊在側先大父指謂孝廉曰是予次孫近命學作詩不知其能有會與否因與孝廉縱談古今詩學源流及歷代風氣諸家得失余

瞽然不解所謂惟覺娓娓可聽而已後知孝廉爲年丈乾州希袁  
先生此道光十五年乙未事越四十餘年得鄧暢甫民部交民部  
以余爲可與言詩出其婦翁蘭溪先生詩集若干卷見示且乞一  
言弁其簡端余受而卒讀乃知希袁先生已歸道山而先生卽其  
伯氏也感歎久之先生以明經授學鄉里年逾古稀吟咏弗輟其  
詩溫厚和平自然流露無晚近志微噍殺之音移其一二語置之  
康節擊壤集中或莫能辨知其陶淑性靈涵泳天趣克昌壽耆蔚  
爲熙朝人瑞者固有自也豈僅其詩卷爲可貴哉哲嗣受菴同年  
善承家學以癸酉舉拔萃科行見歌鹿鳴而來軒中老人其以志  
喜新章并同人和作編入斯集余雖不解吟更以先覩爲快云

沈意文詩序

昔元遺山論詩絕句云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砭砭微之詩人尙不免爲遺山所誚蓋知音難邁自古已然乾隆年間眞州鄭氏有玉句草堂杜詩之刻於諸家箋釋概從刪削以爲少陵一生不爲鉤章棘句箋杜詩者無慮數十百家言人人殊豈必盡合古人之意余謂箋詩固然卽序人之詩亦何獨不然旭初觀察者學好古偶檢其從父意文先生遺篋得所著集古詩稿瞿然曰是吾叔父精神所寄也可聽其失墜乎翌日枉過敝廬手以示余因再拜屬爲讐校付梓而序其原委於簡端余自顧譎陋何敢序先生之詩況先生豐功偉蹟照人耳目又奚藉詩卷以傳先生嘗自

訂玉笙樓詩錄十二卷卷首紀其友人王蕩船之言曰君詩自成一家必須自訂否恐後人妄意增損乖作者旨趣若乞人以膚詞作序更無謂先生深躋其言故所刊詩錄及續錄皆自爲之序所見卓矣然而末學管窺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諸葛大名原不因梁父吟而重顧余誦先生之詩覺其志趣之磊落性情之真摯襟懷之蕭灑氣概之豪邁一於詩焉寓之言爲心聲其信然乎集句爲詩始晉傅咸今載於藝文類聚者皆寥寥數句聲韻僅諧劉彥和文心雕龍明詩篇不列是體蓋繼之者無其人也有唐一代無格不備而自韋蟾妓女續楚詞兩句之外是體竟亦闕如至北宋石曼卿王半山閒以相角而未入於集孔常父始以入集而別錄成

卷尙未單行南宋李雪林之梅花衲翦綃集文信國之集杜詩始別著錄先生是編所集跌宕渾脫如天女散花信手拈來都成妙諦殆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者歟非寢饋于古者甚深烏能臻此神化之一境哉然雖運巧出奇仍復春容大雅非如香屑集之專以豔冶爲工也前四年己丑七月觀察曾以何氏重刊影宋本陶集見贈觀卷後先生跋語知原本舊爲先生珍藏然則先生之于柴桑早有相契于千載之後者矣宜所集尤爲親切有味也余承觀察諄諄見委之意敬謹校閱數過別繕副本一帙授諸剞劂其次第悉遵原稿不敢妄參臆見校畢附綴數語聊志服膺若卽以此爲弁言則吾豈敢

陳景謨制藝試帖序

代大人作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學以致道豈必沾沾爲佔畢功哉然吾觀古  
之人學問經濟卓然有以名世而於其著作之末恆兀兀焉張皇  
補苴以蕪信今而傳後此何也其從事也久而得力也深卽一藝  
之長誠有不忍自沒者也葆珊將之官甘州出其少所作制藝試  
帖若干首相質展卷卒讀想見青燈有味時焉令祖雪香先生與  
先文恭公爲進士同年向有樸谷齋稿及館課偶存之刻迄今文  
人學士奉爲圭臬蓋制藝代聖賢立言必學養兼純迺能抒其所  
得試帖雖小道自唐已來以之取士其槩獲法度亦非率爾操觚  
者所能企及葆珊於是爲善承家學矣葆珊文效山谷詩宗韋柳



書法趙董又精通繪事雅善篆刻此在葆珊爲餘事而遠近之士爭相慕悅以求得其一二緒論爲快其素所挾持固有足以動人者今懷抱利器遠效一麾異日勳猷建樹政未可量其深自斂抑以期爲國大用當不僅以才華相炫也卽以斯序爲贈行何如

左疑跋

先輩讀書不肯放過一字吾于玉屏先生見之矣先生是書詳審精密可以補前人之疏可以破後人之惑誠盲史氏之功臣也其中可商者惟石子稱桓公諡爲轉寫之誤似稍拘泥越絕書載子胥漁父語皆于平王生前稱其諡故林注云桓公尙存未應有諡蓋後人追書之是已其餘辨證各條皆矜慎不苟吾無閒然偉如

大兄向有元凱之癖前撫楚日嘗校刊馬氏左傳事緯一書以貽  
來學後搜得是編爲藝林寶貴廣爲傳播其拳拳焉成人之美與  
夫嘉惠後學之意爲不可及已先生父子春秋試均出先王父門  
下今其著作又得我兄而傳益歎兩家文字之緣非偶然也與先  
生同時治左氏者有廣陵劉孟瞻先生文淇吾邑沈文起先生欽  
韓劉有左傳舊疏攷證八卷沈有左傳補注及左傳地名補注各  
十二卷咸能卓然自道其心得是編一出當與劉沈之書並垂不  
朽矣然非我兄之力不及者

蘇慈墓志銘攷

沈旭初觀察

玉麒

以隋蘇慈墓志銘搨本見貽據云此志係光緒

十三年始出土者按志云公諱慈字孝慈祖樹仁父武今隋書北史皆以孝慈爲名而不著其字碑又云孝慈薨於隋仁壽元年春秋六十有四諡曰安據此皆足以補史傳之闕惟蓮勺縣自兩漢至宋齊均屬馮翊郡唐高祖武德元年始改馮翊爲同州志文不曰馮翊而曰同州則墓志或爲武德以後補撰然考兩唐志同州所領八縣內有馮翊而無蓮勺此云同州蓮勺縣豈其時仍以馮翊爲蓮勺而兩唐志有誤歟志雖不著撰文書丹姓名其爲隋唐人手筆無疑決非後代僞作旭初謂似是率更所書近之矣蓮勺如瀆曰音輦灼師古曰在同州下邳縣東北今各本後漢書張禹傳注下邳皆作下邳蓋傳刻之譌晉書北魏書宋書各志均作芍

顧蟾仲先生畫幀跋

古人有言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吾吳鑒賞家能世其學者文氏而後首推顧氏所刻過雲樓書畫錄余雖未之見然習知其一門風雅實自蟾仲先生有以提倡之也先生爲我年丈良庵先生中子文博學者古夙有書畫癖通籍後由秋曹外擢歷任繁劇恆慙清暇先生故工詩善畫又肆力搜求前賢真蹟以娛其親可謂能養志矣其隨侍京邸時嘗與吾弟味琴結宣南詩社見其風度端凝吐屬名雋蕭然塵瑤之外今吾弟墓木已拱先生亦蚤赴玉樓披覽遺跡能無慨然丁酉暮春先生文孫盡卿姻世兄屬題並以家刻過雲樓法帖見貽口占一絕爲謝附錄於此以志兩家四世

文字緣云昔日交游游紀羣高樓風雨感斯文

用玉溪生句

硬黃一卷

千秋重前有停雲後過雲

書越世家後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予謂朱公更有甚焉夫殺人而死職也朱公則既知之顧又不能爲大義滅親之石碣遂用術焉以全其恩猶人情天性所不無乃復用婦言而遣其重財之長男是何心哉忍哉朱公直故殺其可生之子而爲他日自炫其料事之神地也迨長男持弟喪歸聞父言知己實陷弟於死此與前之不遣於父孰爲可恥而反晏然處之不聞其恚恨欲自殺也如以中弟旣死已復死之恐益傷厥考心則前此愧不欲生之時能知其弟之

必生乎蓋其始之欲自殺也特作僞以恫獨其母耳然則朱公知之乎曰知子莫若父矧以才能霸越智能沼吳之朱公深悉其子之重財而未洞燭其子之重死乎不則旣亡中子又亡長男不如遣之爲愈矣然其不得已而遣之者非懼其死也特受制於彼婦而不欲拂其意耳充長男重財之心之所極旣以無意死其所欲生之中子安知他日不以有意而死其所愛重之少子乎朱公深謀遠慮當不僅能逆料其主之難與處安也毋亦隱忍焉而無如之何然則少子亦危矣哉若夫縱子殺人義方安在更無足爲朱公責勾踐長頸烏喙天下忍人然其伐吳也猶重有所弗忍而朱公卒以忍成功不謂忍於所仇者復能忍於所愛也其對王孫雄

之語曰余雖覩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夫禽獸猶有護雛舐犢之性

書通鑑綱目明嘉靖八年下刑部郎中魏應召獄後

甚矣世宗之恣也徇私意以殺其民許讚之佞也飢公法以逢其君夫人主一嘔一笑且不可苟況生殺閒乎張福殺其母而又誣陷無辜之人於大辟其罪何可勝誅哉張柱夏氏之僕耳世宗欲殺一武宗后家之僕遂舍大愆弗誅復遣戍執法之應召及爲柱鳴冤之鄰人削都御史熊浹籍下給事中陸燾等獄杖福姊百詩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其明世宗之謂乎按史表是時周倫爲刑部尙書目不曰倫等抵柱死而曰讚等抵柱

死明此議讚實主之也或曰讚等知上意有在卽以死爭之亦徒辱其身必不能救世宗之失也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讚身爲大臣而唯阿取容一郎中之不若逢君之罪讚何辭焉讚之希旨殺柱也以七月其進尙書也以九月迎合得寵效如響應佞臣之自爲謀固功於應召諸人萬倍矣世宗以愛憎爲刑賞以喜怒爲黜陟可慨也夫

陸節母潘太夫人傳

太夫人姓潘氏長洲潘世晉女吳縣相國文恭公族女也年十九適同里國學生陸鳳樑舅老且病太夫人恪盡婦職奉養維謹十餘年如一日咸豐庚申蘇常戒嚴隨鳳樑流離遷徙家業蕩然中



途又遭肱篋幾無以爲生未幾鳳樑以疾卒子二次早殤長錦照亦幼太夫人痛不欲生或以殉節易存孤難之說曉之乃於患難中竭力經紀其喪并教養其子蘇垣復後田廬荒廢急籌畫修葺並爲鳳樑謀窀穸既葬謂錦照曰讀書貴明大義汝不幸蚤孤終鮮兄弟今而後仰事俯育胥賴於汝汝先人嘗創立義莊規模雖具因寇亂未觀厥成汝其勉旃又曰救貧莫如勤惜福莫如儉今吳俗競尙奢靡吾不取也生平自奉極約兵燹後益自搏節然遇有荒歉振需及親族告匱者必量力俵助無少吝督學使者楊頤聞其賢特書淑德延齡扁額以光其閭始以鳳樑官封恭人繼又以錦照官加秩晉封夫人鄉黨榮之屬疾錦照以藥餌進太夫人

笑卻之曰吾以未亡人遭世亂離重爲汝故忍死三十餘年拮据經營以有今日可以報汝父於地下矣因命進燂湯盥畢湛然而逝年七十子錦照亦有孝行

舊史氏曰吾邑洪侍郎亦以少年失怙其掇巍科登顯仕皆其太夫人之教也太夫人壽終余嘗爲作墓志俾後世知洪氏之興其來有自且以見韋逞之母生長儒門懿嫻之行實本之家學焉陸母洪母姪於余爲族姑觀其含辛茹苦以垂裕於後誠陸氏之福祚抑亦吾家之光已

### 朱孝女傳

女朱姓吳江人父文瀛嘉慶閒爲南昌巡檢母費弟以壽皆先父

卒女天性純篤與其兩姊俱以至孝聞年十八喪父哀毀骨立其兩姊欲殉焉女泣而止之曰妹豈不能死耶顧念吾家無人後吾父吾三人在先人之祀猶可相助守之也於是三女遂誓不適人鬻其簪飾日勤紡績以爲祭奠資遇父母亡日輒號痛不已鄰人聞之皆感激泣下茹苦垂四十年兩姊相繼歿女益矢艱辛以一身承其宗祀者又二十餘年邑諸生范家麒乃具其事爲言有司至同治口年始各得賜旌如例方三女之失怙也貧苦日甚里嫗或勸之嫁則皆泣然流涕曰向之不死者爲苟存親祀耳非爲身也嫗曰有一而可則又泣然流涕曰均絕也以一人存之曷若以三人存之乎嫗悲其語歎息而去邑有節母顧氏通書明大義慨

然嘗贈以詩嘉其苦志語人曰吾聞文瀛之死也其長女裁二十許使三人中有效蕭歷女所爲未必無楊含其人爲委曲全其所志者痛親祀之將絕拮据其身以存之歲月幾何哉然三女矢志而後朱氏之祀迄今六十餘年不替豈非其至性之有以格天乎是亦足以愧末俗之圖其身以忘其親者矣何多責焉由是里黨益重之顧氏者家麒麟祖母也

舊史氏曰女子終身不嫁以養父母北宮而後未嘗無人之三女者同志守貞以盡其孝殆可與畏吾氏媲美乎然而事亡事存難易不同哀樂迥異之三女者蓋尤不可及云

弟祖楨事略

弟名祖楨字子固號榦臣於予舅弟中年最少三歲入塾讀書敏  
悟性至孝爲先王父母鍾愛予兄弟幼時晚自塾歸吾父必親爲  
講貫自司部務後無暇督課吾母篝燈課弟讀日所讀書必令背  
誦小有誤吾母薄責之則私自蹙然曰今日書不熟致吾母不歡  
將如何遂不飯闕吾母色霽乃安吾母或摒擋家計則命手代爲  
指授每與講論唐人詩恆娓娓樂聞尤嗜王韋讀至澹逸處悠然  
神往年七歲大父命學作詩以早梅命題弟詩云百花猶未放先  
占一枝春大父欣賞不置喜作小畫幽蘭叢篠備極清致歲甲寅  
大父母先後薨弟悲不自勝大父曾賜以手書楹帖團扇自後展  
對輒流涕其至性過人如此素有肝疾延醫治終不效昨歲春予

與味琴弟應試入都弟執手難別相對黯然抵都後予數寄弟書  
勸以葆性養氣弟遺予書必精楷每以庭闈懸憶促早歸九月間  
予乞假返里到家日弟喜形於色曰吾從幼不曾別諸兄自兄去  
常惘惘今而後吾四人可永不分離矣是時弟夙疾雖未減而起  
居飲食猶如平常交冬後病加劇遂不起病中謂吾母曰兒無所  
苦將侍我祖父母矣惟罔極之慈不能忘耳大除夕見予兄弟侍  
堂上膳猶力疾起侍冀博親歡詎意不旬日頓成長往耶以咸豐  
七年正月九日卯時殤生於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三日未時得年  
十七歲弟秉性醇摯於一切紛華靡麗不足動其心十七年未嘗  
製一新衣恆服諸兄幼時服晏如也獨耽玩圖史留心金石攷訂

每孳孳不倦乃天不永年無以竟其業豈其命歟悲夫

介盦傳

介盦字國寶新蔡人也其先爲僕句望族世有潛德自伏羲以來咸登臚仕三代而下稍稍陵夷其著者亦時時見于他說書缺有閒譜系或不傳盦生有異相頗自矜重父以其長軀細腰類壺狀名之曰盦旣長謂其父曰兒束身圭璧久矣苦不能自立安得一登龍門乎父拊膺歎曰吾有友三人皆通神靈及出而問世或以爲不祥或譏其德衰或好其似遺其真吾兒不能苟合于世江湖日下眞賞蓋寡故莊生寧曳尾塗中汝有大志吾弗汝止其擇地而蹈無爲蒙叟笑盦猶豫不能決乃齋戒沐浴詣先人之崇祧俛

伏龍首以歸藏卜之得損上益下利有攸往之兆又筮之遇離之  
艮其繇曰陰麗於陽獲所止允臧既亭既毒受茲介福萃其珠玉  
以告其父父曰乃大吉也勉速行矣蠶再拜辭去將圖南聞良齋  
主人善相士有平原君之風蓋往歸焉遂因同居曰介紹者得進  
見既通姓名主人曰君家大要郎爲列御寇所稱今汝要瘦損吾  
非楚王毋慫我也蠶偃僂對曰僕亦一介之士慕主人高義願得  
尺寸地爲安身所不爲宋君之刳足矣其敢望楚王之愛主人以  
其知足留之廡下蠶仰謝居有頃主人宴客蠶倪侍左右或疑其  
年蠶曰我小人也不知紀年我生之辰甲子重光活我者壽得我  
者昌容曰吾聞攸好德者康彊逢吉汝則從之信乎蠶曰此九疇



之義神禹之所第箕子之所衍吾先人之所錫嘗習聞之矣作善之家必有餘慶是以小人願託庇焉客謂主人曰此子不凡大類黃安老人坐中客豈其苗裔耶足下今年政七十適來相依眉壽未有艾也于是羣起奉竿以得鬻爲主人賀主人笑曰鬻之字从壺吉壺从大吾更其名爲大吉何如座客皆曰善因各賦詩寵異之主人爲首唱前示兆竟驗族祖玉靈自有傳

太史公曰介氏有兩族其一東夷小國介君之後以國爲氏春秋時晉有介之推與壺叔從文公出亡後隱介山獨出僕句者子孫最蕃盛然數傳而後擁腫冥頑碌碌無所表見鬻雖稟賦不同辱在泥塗者蓋亦有年青眼一顧肇錫嘉名緇衣華袞矣

昨奉手書並示大箸詩文謹已誦悉四韻詞意高古非雕繪月露  
風雲者所可比擬洵推絕構介君小傳尤妙到不可思議文格從  
韓蘇二家以上溯司馬氏惟浸淫於古者深故雖遊戲文章而雅  
絮勁峭自有古音古節循讀數過實不勝其傾倒心服此由中之  
言非敢貢諛也乃辱不鄙老朽損書勤問商質醅類此所謂以能  
問於不能也能無慚悚大稿想有副本謹已留存時出諷詠比之  
讀毛中山傳更覺新穎可喜佩甚快甚吳雲頓首

臨于中與善交變態而喜於其與雲爾首

聞然不謂也善者謂新文而然可謂本高且登於編而屬其文

以共知實然也然其不端矣其善者謂問而實而殿也德歸以論

樂使論自皆古古論其意也然其入類其辭附心期也出中之

與務一家以上國而論其對對也古香新好觀新編文章而論

風運者何何此辨而辨然其意也然其入類其辭附心期也出中之

也奉平書並示大善也文精且而悉也則隨意而古其樂也民

竹山堂詩補

邨章署



丙子三月  
歲可堂雕

竹山堂詩補

吳縣潘祖同譜琴

題孔繡山丈

憲彝

詩集

新詩皎冰雪松下酌清冷明月不可掬長空如此青古懷渺蘭芷  
眞想託仙靈誰贈飛霞佩丹梯接杳冥

繡山丈以畫蘭見贈賦謝

湘水渺無極中有幽蘭芳清芬入懷抱灑然風露香所思在空谷  
佩之矢勿忘

怡園十詠敬和大人原韻

掬月亭

竹山堂言和  
碧宇雲初收皎潔銀蟾吐一掬夜光寒清輝入綺戶

蘸碧池

窗外樹扶疏密繞清流曲一雨新水生倒浸涼雲綠

青棠館

合歡花正開月下涵清影敲棋客未來坐對一枰隱

竹鳴

橫斜竹影清風前搖萬玉溼雲涼不收窗口漾新綠

桐屋

桐月生夜涼新吟憶玉局閒庭悄無聲尋詩夢初熟

小有洞

仙境絕塵寰一望自深窈此中別有天結構莫嫌小

澄觀水榭

泉聲鳴玉琴塵思此閒豁煮茗涼雲生好解盧仝渴

半舫

風月評平分閒鷗託蹤跡恰受兩三人試鋪菡草席

積翠巖

一雨瀉濃綠遠岫環窗前軟紅飛不到身在雲林巔

漱玉橋

琮琤寒玉鳴雨過瀉偏急橋畔涼痕生幽人荷青笠

蔡蓉湖孝廉

文華

以扇索畫并題



个山堂言和  
益益春三月盈盈水一方所思渺何許詩夢在瀟湘

歲朝賞菊敬和大父原韻

喜入新年菊未殘只因禁得十分寒最宜佳序頻番賞漫許詩人  
滿把餐雲母屏前應入畫水仙盆畔合同看開尊好祝重闡壽露  
液還傾翡翠盤

疏籬漫說落英殘晚節原能守歲寒已覺春風香暗送尙留秋色  
秀堪餐窗前蕉雪應同寫夢裏梨雲莫誤看恰喜新年清景足好  
將仙醞佐辛盤

餞春二律得春字相國鶴舫太夫子命作

東風纔到鳳城闈幾度尋芳草似茵玉漏頻催聽雨夜畫闌小立

惜花人綠腰試把離歌按藍尾應添別緒新最是江南烟景麗可  
曾留得幾分春

波光南浦碧鱗鱗重把清尊款此辰蝶影尙尋芳草路鶯聲猶戀  
落花津綠肥紅瘦剛三月紙醉金迷又一口莫便怱怱悵歸去好  
留後約曲江春

沈石生師五十壽

放膽文章細意詩況看畫筆擅淋漓故鄉風月靈巖夢

先生曾屬家大人寫

靈巖詩

萬里雲烟造化師

家大人使滇時先生寫萬里雲烟一幅爲贈

太白酒懷原跌

夢圖

宕大癡仙骨本嶽寄紫裘合唱南飛曲料得春風滿絳帷

陳秋谷明經

鳳孫

過訪怡園賦此爲贈

陳登夙負凌雲氣風月江山入畫圖記得填詞埽吟榻一篷涼雪

夢西湖

君曾寓居于此

洗桐拭竹自翛然一笑飛雲在眼前手把芙蓉試長嘯鶴聲遙和

萬松顛

和作

陳鳳孫

昔年借得怡園住樸樹奇礪似畫圖恰憶茗邊聽雨夜短屏紅

燭夢江湖

新詩讀罷味冷然涼絲悄悄繞榻前不減年時聯詠樂鳳雛聲

又聽雲顛

芍藥

清和天氣最宜人  
小雨溟濛絕點塵  
却喜階前婪尾好  
枝頭留得幾分春

新雨初霽閒步庭中折白芍藥數枝移置膽瓶詩以賞之

爲愛階前婪尾開  
膽瓶移插暗香來  
神清豈屑口凡豔  
體潔由來

絕點埃飄泊肯同風  
裏絮高寒不羨雪中梅  
誰言玉帶

水東日記云芍藥純

白者曰玉帶白輸金帶一樣常叨雨露培

成均老槐歌用昌黎石鼓歌韻

我朝文治炳日月  
太學多士勤絃歌  
實學由來重賈鄭  
游詞底事誇王何  
教士緬昔至元歲  
要將俎豆韜干戈  
大儒獨數許文正  
日  
以道義相切摩  
王韓蘇孫暨耶律  
驛致伴讀以禮羅  
老槐一株傳

手植庭前濃綠何鬱叢大木應堪作梁棟良材豈必居巖阿杞櫛  
椅桐何足數風雲往往相噓呵槐街雨過一展卷參校損益訂憊  
訛陽藹陰敷歷霜雪字青石赤辨篆蝌至今老榦喜重茁時聽鼗  
鼓鳴靈鼉菁莪棫樸逢聖世煌煌奎藻題喬柯黌宮嘉蔭荷培植  
宸章燦爛交龍梭靈木自古貴得地根株詰屈而委蛇要與松柏  
同天矯不隨桃李爭姪娥南沙相公擅繪事筆力直欲凌黃沱石  
上層層古苔積毫端拂拂春風和丹青一幅推鉅手塗抹粉黛難  
同科諸生講解有餘暇對此彌覺生意多執經每憶谷那律種樹  
豈煩郭橐駝古香密蔭紛掩映元亭問字時來過我聞丁香一株  
植階下如玉煥采珠就磋諸老花前相唱和氤氳香氣浮酒波春

華秋實各砥礪根柢要在無偏頗參天拔地洵有託凌雲直節知  
無他古來樹人同樹木柔枝弱質徒媵嬰此槐已閱六百載我來  
一日三摩挲芹苴芬流愜新賞觚編翠擷供微哦相期竹裏集鳴  
鳳豈同花下圖睡驚楷模彌復增道範優曇莫漫參禪那不殖將  
落古所戒肯隨樗櫟嗟軼軻許公教人慎萌蘖尋源溯委同導河  
仁義之林道德圃人貴自立毋蹉跎

敬思堂補植藤花四首

高槐百尺欲參天嘉植親栽憶昔年更使地龍蟠古樹攜鋤補種  
講堂前

綠雲恰傍讀書堂雨滴檐前月繞廊不數剡溪好風景要偕芹藻

共流芳

堂前翠影自蕭森紫雪玲瓏妙句吟記得丁香留畫卷應教添寫

一重陰

得地常叨化雨培敬思堂下報花開從教入座春風滿桃李新陰

一例栽

詠海棠

記得看花日無雙只海棠幾回縈舊夢重喜見新妝有色能移意  
無情枉斷腸他時再相遇爲爾一傾觴

又七絕二首

昨夜紅妝掩映時故燒高燭爲憐伊好花豈必求人賞只恐賞花

花未知

雅豔難同俗眼看一枝幽韻自珊珊癡情欲向君前訴可惜春風

隔畫闌

題金子山遺照

潑墨淋漓擅家風繼孝章雲山何縹緲烟雨極蒼茫摩詰留詩卷  
盧鴻賸草堂吳江曾倚棹紅樹又斜陽

秦少園農部

兆蘭

寄示近作奉題二絕卽次元韻

蕭寺秋深記說詩離情千里白雲知小窗重展新吟卷又是蠶寒  
蜨瘦時

麝月金星合詠詩玉臺妙句幾人知劉樊本是神僊侶想見紅闈



寫韻時

游頤園作步家大人元韻

碧桃破萼柳垂絲仙境清閒入好詩  
淺水濛濛留客處澹雲漠漠養花時  
池邊絮影看魚戲松下琴心問鶴知  
最是江南好風景舉杯欲動故園思

道光中葉朱椒堂先生

為刪

官京兆尹與先公時為詩酒之

會嘗于重九日讌集龍樹寺酒酣得不風不雨此重陽句

頗自矜喜其後稍長每值重九日天氣晴爽先公輒為祖

同述及之意似嫌其句稍生硬也秋霜春露節序頻更優

愼之思觸緒皆是聊書二十八字以寄哀慕之一端而已

時庚辰重九日

年來無事不摧腸  
佳節頻逢倍感傷  
最是不堪回首處  
無風無雨過重陽

辛巳十二月廿三日季父命和東坡生日詩

吾家老墨仙  
託公傳永載  
今我浪題詩  
敢詡冰心在

用東坡贈潘谷詩意

孫承典

承厚

承彌

承譽

承彬

承帖謹校刊

清故翰林院庶吉士潘君墓誌銘

章炳麟

君諱祖同號譜琴字桐生江蘇吳人祖世恩清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諡文恭考曾瑩吏部左侍郎母陸太夫人有子五人君其長也生而端重稍長以名教自任初以蔭得主簿旋賜舉人考授國子監學正文恭薨以恩賜進士後二歲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國史館協修君雖以門地上遂然少勤學文行有聲疇人閒吏部所交皆一時閎碩並折節與君齒在翰林人不以門蔭蔑也咸豐八年肅順等起科場獄自大學士柏葑以下論死者五人蔓連既廣君亦以嫌被逮初吏部素不事權貴嘗面折親藩用事者會其人主獄事欲以危法中君奏上清顯帝察其寃得免官納贖君懲於仕途

險巖自是絕意進取以文史自娛猶侍吏部處京邑者二十年性至孝陸太夫人老齒不決齧而性不棄物君每侍輒乞其吐餘茹之其先意承志如此光緒初吏部與陸太夫人同日卒肅毅伯李鴻章故吏部門下士也以白金千兩賻君力謝之曰家雖貧喪紀能自盡不以累公鴻章歎曰吾師有子矣居喪哀毀骨立既歸葬杜門讀禮不交人事比祥除家無餘財以田二頃自給而蓄書至四萬餘卷皆手自鉤校分部而處始文恭在時受賜內府寶玩甚眾吏部又善繪事藏法書名畫亦不訾君悉推與諸弟獨取書數篋曰此我所好也竟以是成書藏焉平生不信鬼禩不事蒲博尼師巫嫗無敢闖其門者家風肅然爲鄉里矜式顧好觴詠善詩及

宋元樂語嘗自度柳梢青詞以笛飲之中律一時傳誦焉初在京師順德李文田獨推重君及在吳與先師德清俞君善先師所著經說時與君商訂云有竹山堂隨筆國朝人物徵疑年總錄按勘隨筆提要便檢及詩文如干卷唯詩行世潘氏自文恭以來再世爲宰輔羣從成進士入詞苑者以十數君獨以受誣頓躋清中興君不與其盛自是四十餘歲政衰八國聯軍之役君臣奔迸而君亦不與其敗將天以圖書觴豆祿君故不以圭組束也君免官後以從弟祖蔭貴馳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卒春秋七十有四明年葬於木瀆鎮寮里村之阡配某氏以得罪出妾錢氏攝內政尋亦卒繼配仲夫人浙江桐鄉人歸時君已

過五十矣家居財用數匱夫人以勤樸董之雞鳴而起督僮僕糞  
除夜卽篝燈絡緯自奉至約而觴客未嘗有吝比君歿後積功復  
十餘歲家計裕如矣性好施與獨以逸游致乏者卽峻辭拒之尤  
惡蒲博故潘氏室中無博具自以不逮事舅姑享祭必腆藏書旣  
多歲輒一暴之斷編蝨蝕手自補治曰所以詒子孫者莫是先也  
後君二十九年以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卒春秋七十有九嗣子二  
長成穀清光祿寺典簿先君卒次亨穀清光祿寺署正先仲夫人  
卒孫六承典承厚承弼承譽承彬承岵承弼出爲君弟楨後女孫  
三長適顧次適曹承典等以二十一年十二月奉仲夫人祔於君  
之宅禮也銘曰

有馬千駟耶孰若藏書以自厚有奉萬石耶孰若壹醉以自富嗟  
南箕之哆口兮獨呼天而無救惟吉凶之糾纏兮吾將貞之於北  
窆蘇除名於奏院兮沈踏碑於隴首伊滄浪之咫尺兮固前脩其  
時有沒三十年而不銘兮銘之猶足以信後



其言曰：夫人生於世，如白駒過隙，轉眼即逝。故君子居之，必慎乎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本必亂，末必喪。亂則亡，喪則窮。是以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本必亂，末必喪。亂則亡，喪則窮。是以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歲戊午 先君手輯 先王父遺稿得詩二卷詞一卷壽諸梨棗

書成纔兩月而 先君棄養

承厚等

髻鬣昏憒罔述祖德十餘年

來用是耿耿比歲搜羅 先王父遺稿得雜文二十二首古今體

詩三十六首編爲文贖一卷詩補一卷謹按 先王父自歸田後

惟以圖籍自娛文章而外尤潛心經史百家之言遇有疑滯輒旁

徵博引撰爲札記眉端行閒書寫幾遍遺稿叢殘整理攸待謹次

文贖詩補先付剞劂首錄吳平齋先生致 先王父手札以代弁

言末附章太炎先生所撰墓誌銘藉存行誼庶 先君未竟之志

得以告慰一二焉人事滄桑世變叵測遠溯 王父棄養已卅有

五年上距 先君成書之日又十有九年網羅遺編祇成十一祖

澤猶存人閒何世抱此疚痛如負芒刺矣丙子三月

孫承厚承弼

謹識

言末州章太炎我坐河對其滿散惟於子宜也 次王父手沐以升

文類詩蘇武持節風首輪是平被於進庭 次王父手沐以升

海新詩楚林瑤臥識行間昔寫錄感世麻兼與運與妙春新

新以圖錄自燃文章而八次醫小醫史百卷之言殿育錄書碑

稿三十六首錄為文類一卷精蘇一卷詩姓 次王父自說田翁

來用吳州州北遠野錄 次王父詩蘇詩縣文二十二首古今

帶奴錄兩尺而 次孫集遠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類文下 次孫平師 次王父書蘇詩詩一卷隔一卷詩補

類文下 次孫平師 次王父書蘇詩詩一卷隔一卷詩補